

鲁迅与中国版画

——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

谢国楨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已是鲁迅先生的百年诞辰了。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旗手，鲁迅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景慕和怀念的。

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多方面的，在先生诞辰之际，我要谈一下他作为中国版画的倡导者和中国现代版画奠基人的业绩，特别要通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版画选》等书的出版，来谈谈他的文化思想为我们今天的版画画坛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百花斗艳的局面。

《中国版画选》上下两册，搜辑我国古代木刻版画代表作品凡一百六十七幅，一九五八年北京荣宝斋木刻精镌本。扉面为王福堪署签，书前有郑振铎序。我是素来喜欢搜集零篇断简的人，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历史文献研究会年会，休会期间于杭州古籍书店丛书堆中，偶然得到了这部木刻版画选。杭州的风景是诱人的，年会的住所是在岳坟后面山岭上一个招待所的楼上，可以目送飞鸿，远眺湖光山色；尤其是夜阑人静，一觉醒来，一钩明月照在床头，大有“四更山吐月，残月水明楼”之感。在性情愉悦之中，这部印数极少、在十年动乱中幸存下来的《中国版画选》（也

包括新搜集到的清光绪元年刊印的《胡庆余堂雪记卖药目录》等“不登大雅之堂”，但我认为对研究我国近代政治、经济与文化艺术颇有一点用处的小玩艺儿书)的购得，更给我增添了无比的喜悦！

我国版画雕刻精美，流传有自，在我国的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她始于唐朝五代，盛于宋元，到了明代，尤其是明末万历、崇祯年间，江南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经济繁荣，为供应大城市市民和工商业者的阅读需要，出现了通俗读物、传奇、小说、戏曲、历史、地理、交通路程等书籍，多镌刻穿插了优美的图画，刊刻版画蔚然成风，我国木刻版画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盛时期。

到了现代，爱好古代木刻版画者不乏其人，而把明清以来的优秀版画提到祖国文化日程上来的，则是始于鲁迅和郑振铎先生。早在民国初年，河北通县王孝慈、浙江宁波马隅卿诸君就爱好明清时代的孤本小说和明末清初绣像小说中所镌刻的精美图画，继之福建长乐郑振铎和浙江海宁赵万里也都喜爱罕见的词曲小说和版画艺术。在三十年代初，郑振铎、赵万里和马隅卿到宁波访书，同登海内有名的天一阁，又访书于寄蜗廬薛氏，访得天一阁的旧藏、元钟嗣成著、记载元代戏曲史的《录鬼簿》孤本，他们三人亲手分抄，一个晚上就把原书抄录完毕，目前犹有影印本流传。不久，郑振铎到北京燕京大学担任教授，鲁迅先生住在上海，两人都爱好版画，互相书信往还磋商，决定在北京摹刻《北平笈谱》和《十竹斋笈谱》。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可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南纸店，像清秘阁、淳清阁之流，都是惯走衙门口的，哪瞧得起这般穷教书匠所做的生活，跑来跑去都不肯承担，只有荣宝斋承接并完成了《北平笈谱》和《十竹斋笈谱》的镌刻出版任务。这正如鲁迅先生致郑振铎的信中说的：“清秘阁一向专走官场，官派十足的，既不愿，去之可也，于《笈谱》并无碍。”（《鲁迅书信集》上卷）“去之可也，于《笈谱》并无碍”，这句话是说得多么富有哲理而发人深思啊，经过

时代的变迁,那些清秘阁之流,早已风流云散了,而流传到今天的却是驰名中外的荣宝斋。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荣宝斋能够有今天,也是和鲁迅、郑振铎两位先生当年的信赖、支持分不开的。关于《笺谱》一事,郑振铎曾写有《访笺小记》一文,记述在京、沪等地访求精雕细刻具有美术价值信笺的逸事,鲁迅先生的《集外集拾遗》和《书信集》也记载了此事,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鲁迅和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并不是说中国版画的结束,而是一个开头。这部《中国版画选》的出版就是一个例证。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木刻版画是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具有优良的传统。这部分为上下两册,收有一百六十七幅的《中国版画选》,经荣宝斋的努力,遴选精品,按其年代和性质,分类排比,选出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和各地雕刻名手的作品,如南京的富春堂、世德堂,福建建昌的慎独斋,徽州虬村黄氏以及项南洲、汪忠信等各家的作品,举出较好的例子作为榜样,真可称为名符其实的版画的史。西谛先生在序中说:

一九三三年鲁迅和我编辑的《北平笺谱》,并不是中国版画的—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荣宝斋这几年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这部相当浩瀚的版画集,也便是出于荣宝斋的工人们之手,有许多幅不仅逼肖原本,甚至超过了他们,它简要地集中了这一百六十七幅的古代版画的代表作品,一方面说明中国版画的长期的历程;另一方面便介绍了中国版画的优良传统,作为新的版画作者们的观摩之资。

西谛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不为过当。他是有其根据的。我翻阅《鲁迅书信集》,鲁迅与西谛商讨雕刻《北平笺谱》的来往书信,以及其他的书信,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鲁迅一九三四年在致台静农的信中说:

西谛藏明版图绘书不少,北京又易于借得古书,所以我曾劝其选印

成书,作为中国木刻史。

又说:

明版插图,颇有千篇一律之观,倘非拔优介绍,易令读者生厌;但究竟胜于无有,所以倘能翻印,亦大佳事,胜于焚书卖血万万矣。

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致郑振铎的信还说:

……由个人留一点东西给好事者及后人,可喜亦可哀也。

这说明西谛支持荣宝斋选刻的《中国版画选》就是听从了鲁迅的劝告而进行的。这部画选虽然有的过于简略,有的也有易见之品,为了省事,也有重复之处,然是小疵不足当大累。同时我们从西谛的序文中还可以看出,西谛除了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外,还想写《中国版画史》一书。可惜的是,西谛写此序文不久,由于到苏联出席会议,回国途中飞机失事,就以身殉国了。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国文化界不可弥补的一大损失。

从鲁迅先生所写杂文和他的《书信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鲁迅所以喜好明代的版画可能有下面三个原因:

第一,明代版画镌刻的工艺精,所用的印刷颜料质量优,足资借鉴。鲁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在致西谛的信上说:

《十竹斋笺谱》的山水,复制极佳,想当尚有花卉人物之类,倘然,亦殊可观。古之印本,大约多用矿物性原料,所以历久不褪色,今若用植物性者,则多遇日光,便日见其淡,殊不足以垂远。但我辈之力,亦未能彻底师古,止得从俗。抑或者北平印笺,亦尚有仍用矿物颜料者乎。

鲁迅先生所说古代版画颜料的优点,确实如此。我收藏的清代刻本《西湖佳话》一书的“西湖十景图”,就是用彩色矿物性颜料

套印的。还有清乾隆年间仿澄心堂的淡绿地泥金画大张笺纸，也是使用矿物性颜料，我把她压在我的书桌上的玻璃板下面，经过多年日光照晒，经久不变颜色，仍然光彩夺目，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第二，明代版画，所用彩画的底本和雕刻技术，到了明代晚期，达到高峰。如《颜氏画谱》，摹仿雕刻历代各家名画，维妙维肖，既有摹仿又有创造，师于古而不囿于古。再如，陈老莲、萧尺木所画人物形象和衣冠服饰，其摹仿李龙眠所画人物线条之美，真是把周秦钟鼎铭文及秦篆汉隶的古拙隽美的姿势隐藏行笔于画法之中。再如，当时徽州虬村黄氏及项南洲诸家雕刻手法的巧妙、精美，亦足以称之。而由绣像雕刻到印刷方法，明崇祯年间所精雕的版画，用水法点染，能够使画面色泽浸润、浓淡渗渟，其风景人物、山光峦影，给人以顿然豁亮悠然之感。这就是所谓水印法和着色套印、拱花短版的技术。如金陵胡曰从“十竹斋”所镌刻的《十竹斋笺谱》、画册和书籍，在雕刻的技术上，便达到了这种境界，李克恭所写的《十竹斋笺谱》序文，就阐述过这件事情，他说：

夫绘之与诗，相为表里，论诗有初终盛晚，而笺绘亦由之。昭代(明)自嘉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天启)、崇(崇祯)而愈盛矣。十竹诸笺，汇古今之名绩，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毋乃太盛乎？

这篇在版画雕刻史上颇著名的序文，盛传于世，可供参考。

第三，明代版画作家的作风和艺术风格，有其特点。像明万历年间徐文长(渭)所谱的《四声猿传奇》，他那种愤世嫉俗的大无畏精神真是要打开地狱之门，起曹操、祢衡等人于地下而问之。稍后，到了明末清初，陈老莲所画的《水浒叶子》，表现了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英雄形象；萧尺木所画的《离骚图》，表现了屈大夫行吟泽畔，搔首问天，悲世嫉俗，抑郁不平的气象。鲁迅先生之所以喜

欢明代版画，我认为其用意就在这里。我们要景慕先生一生与恶势力作斗争的崇高品德和“硬骨头”精神，但他又是个平凡的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著名诗句，就是他自己的写照。他的为人，就如他写的散文《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那样，平易近人，对于学生和朋友一样，谆谆的教诲的热情和谈话。鲁迅先生既然是个平凡的人，有自己的爱好，他喜爱版画，当然有其欣赏的意思在内。如他在《木刻创作法》序文中所说：“……就如平时抄书写字太久了，谁也要息息眼，看看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岂不更好。”同时，我们看到他写的《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回忆往事，描写人物风景，那该是多么有感情。当然他也喜欢和朋友一块儿饮酒、吃饭、喝茶，彼此之间亲切的谈话。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景仰鲁迅而去研究鲁迅，只着眼于这一方面，只谈他的个人爱好和生活逸事，如在某一地方吃饭，在广和居或老半斋一些不关紧要的笑话和故事，那就似乎是有点失去鲁迅一生的战斗精神了。

鲁迅喜爱中国古代版画，也喜欢习中国版画画法的外国近代版画，是为了开辟新路，发展中国现代版画。就在他和西谛编辑出版《北平笺谱》期间，他就同一八艺社的青年木刻家在一起商讨木刻版画的创作，取法于欧洲麦绥莱勒四种木刻的连环画作品，又采取明清版画的体裁，写有《木刻纪程》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新兴版画集。他在青年木刻家所著的《〈木刻创作法〉序》上说：

至今尚没有一本讲木刻的书，……这才是第一本。虽然稍简略，……但采取新法，加以中国旧日之所长，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途来的希望。那时作者将自己的本领和心得，贡献出来，中国的木刻界就会发生火焰，这书不过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够有历史上的意义了。

他在《〈无名木刻集〉序》上又说：

用几柄雕刀，一块木版，制成许多艺术品，传布于大众中者，是现代的木刻。

木刻是中国所固有的，而久被埋没在地下了。现在要复兴，但是充满着新的生命。

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

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

鲁迅为复兴现代版画浇灌了心血，为发展现代版画指明了方向，他寄希望于青年木刻家，并且充满了信心。遗憾的是，我对于现代木刻家的创作很不熟悉，缺乏研究，但是我感觉到，从三十年代反围剿，到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来，为了保卫祖国，揭露敌人歌颂人民，实现四化，这似乎微不足道的木刻宣传画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鲁迅先生的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鲁迅先生当年所精心培植的充满新的生命的现代木刻画幼芽，已成长为茂林佳卉，已成为祖国百花坛中一枝闪放异彩的鲜花，并且会有更多的佳作出现在我们面前。如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第八版上发表的聂昌硕同志木刻画《我们这一代》，雕刻的是何等的勇猛前进！又如一九八一年第二十期香港《美术家》杂志登载的蒋北耿先生撰文介绍的董达荣的木刻版画《睡吧！宝贝》其人物线条和气氛又是何等的和谐、清新、自然！现代木刻画，有派别的不同和风格的异趣，两者的区别，读者智珠在握，一定能够默契于心，鉴别而欣赏之吧。

我是受了西谛的影响而喜爱版画的，但是我没有鲁迅先生那样崇高的精神境界。我喜欢历史题材，多年来在版画方面也收集到一些零篇断简。我收藏这些东西的目的，是要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歌颂社会主义的伟大，以求在鲁迅先生发掘祖国优秀版画遗产的感召下，对我国的四化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微薄力量。

时间过得很快,举世哲人鲁迅先生诞辰转瞬已是百年了。“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以我这粗笨的笔墨,实不能形容其万一。西谛先生在《中国版画选》的序文中说:“……《北平笈谱》,并不是中国版画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来纪念鲁迅先生。

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九日于北京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简介

辛亥革命是在武昌首先爆发的,湖北省图书馆由于地利条件,藏有不少武昌首义史料。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该馆特选出一批史料,交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题名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

《辑录》共收史料二十一篇,多为作者参加首义亲见亲闻的记录,对了解和研究武昌首义活动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如黄仲恺以“逸民”别名发表的《辛壬闻见录》一文,是他本人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任短期的外交局长,嗣调任黄兴的秘书,亲历辛亥、壬子两役而写,故对湖北军政府成立前后以及“二次革命”都能翔实地叙述其经过。又如李翊东的《书吴醒汉〈武昌起义之日记〉后》、张难先的《新刻烈士刘静庵先生碑阴》两文,对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被迫出任鄂军都督,以及用黎名衔布告安民等若干历史史实的流传说法和当时书刊上常见的把日知会领导人刘静庵混为刘家适一人的讹误等,都具有辨明事实真象的史料价值。

本书所收史料,湖北省图书馆作了整理和写有案语,李希泌同志写了前言,并进行了校订和注释。

该书七万余字,小32开本,年内出版。

· 舒 牧 ·